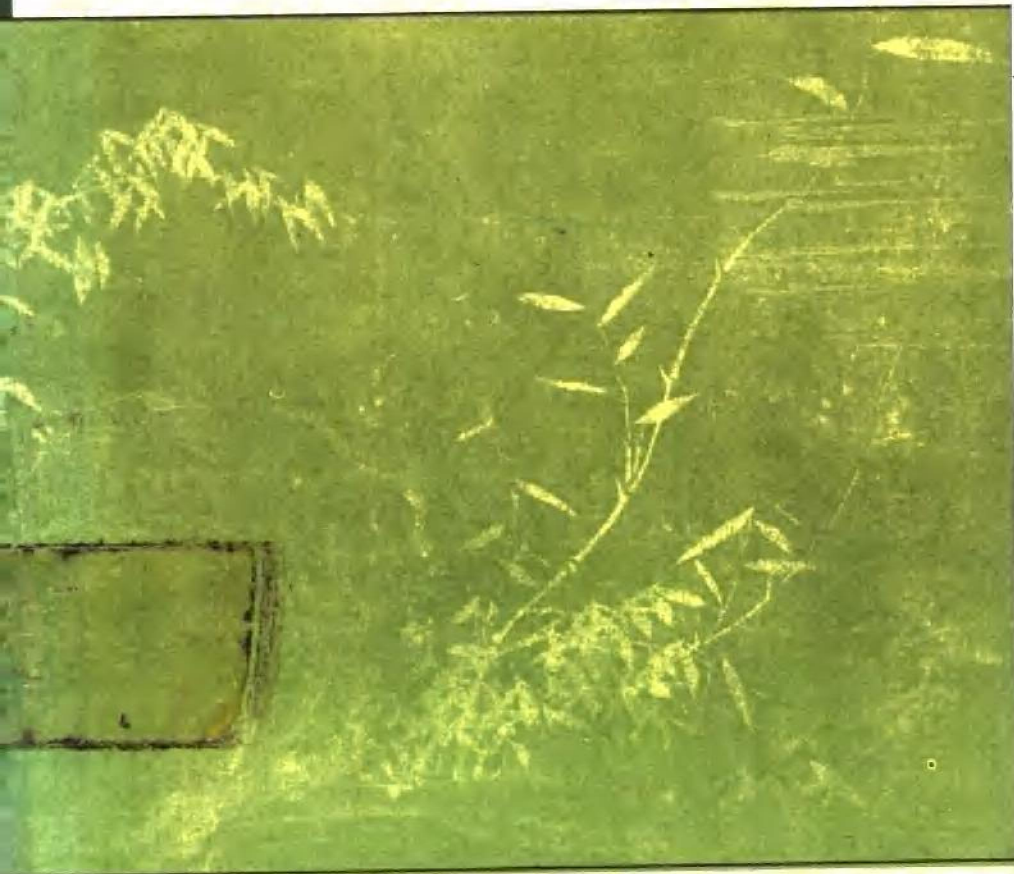


宋诗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宋诗鉴赏辞典

赵楫和题

缪钺 霍松林 周振甫 吴调公 等撰写

《宋诗鉴赏辞典》

撰稿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绍卿	马祖熙	王 荔	王从仁	王兴康	王英志	王思宇	王根林
王镇远	王翼奇	韦凤娟	邓光礼	邓韶玉	艾荫范	左成文	龙 晦
卢文周	史 乘	史良昭	白敦仁	朱世英	朱永安	朱杰人	朱明伦
乔象钟	刘乃昌	刘文忠	刘永翔	刘扬忠	刘初棠	刘知渐	刘学锴
刘禹昌	刘逸生	刘德重	许理绚	孙 静	孙艺秋	苏者聪	李 敏
李中华	李文钟	李正民	李廷先	李壮鹰	李良镨	李宗为	李济阻
李敬一	李景白	吴 锦	吴汝煜	吴孟复	吴调公	邱俊鹏	何大江
何丹尼	何庆善	何满子	余恕诚	余嘉华	沈 晖	沈时蓉	张 兵
张 翰	张仁健	张成德	张志岳	张明非	张金海	张惠荣	张锡厚
张燕瑾	陈文华	陈文新	陈邦炎	陈志明	陈伯海	陈顺智	陈祥耀
邵毅平	林从龙	林东海	金子湘	金启华	金菊林	周凤岗	周本淳
周振甫	周啸天	周锡山	周溶泉	周慧珍	屈守元	孟庆文	赵其钧
赵昌平	赵晓兰	胡守仁	胡国瑞	胡晓晖	钟元凯	袁行霈	聂世美
莫砺锋	顾之京	顾伟列	顾志兴	顾复生	徐少舟	徐世铮	徐永年
徐应佩	徐定祥	徐树仪	唐富龄	陶文鹏	陶道恕	黄 刚	黄 明
黄 坤	黄宝华	萧作铭	萧瑞峰	曹 旭	曹中孚	曹光甫	曹济平
崔承运	阎昭典	梁归智	梁瑞玲	葛晓音	韩小默	蒋见元	程一中
傅经顺	曾枣庄	赖汉屏	雷履平	詹杭伦	鲍 恒	褚斌杰	蔡义江
蔡厚示	鲜述文	熊礼汇	缪 钺	潘同寿	霍松林		

责任编辑: 严寿澂 贺银海

编 辑: 苏 骅

审 订 者: 李廷先

墨竹神韵图（宋）苏轼



目 录

出版说明

凡 例..... 1

论宋诗(代序)..... 2—14

篇 目 表..... 1—21

正 文..... 1—1463

附 录:

诗人小传.....1467

诗人年表.....1487

宋诗书目.....1533

名句索引.....1574

篇目笔画索引1597

北宋政区形势图

南宋政区形势图



虢国夫人游春图 [宋] 赵·信



听阮图 (明) 李嵩



秋浦兩雙
卷雙不
改章蒼
垂白冷
荷
敗翠紅
芳
以喜弗
誰
別矣言
忘
福樂上
人出
家者此
畫
印字香
右惠崇秋
浦
雙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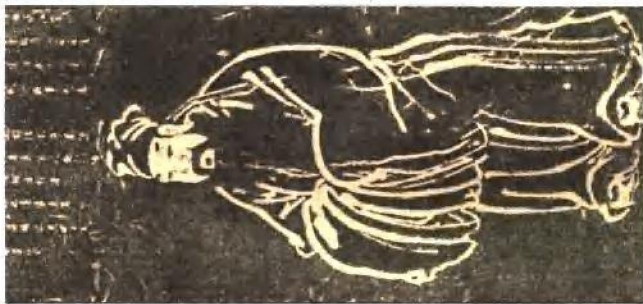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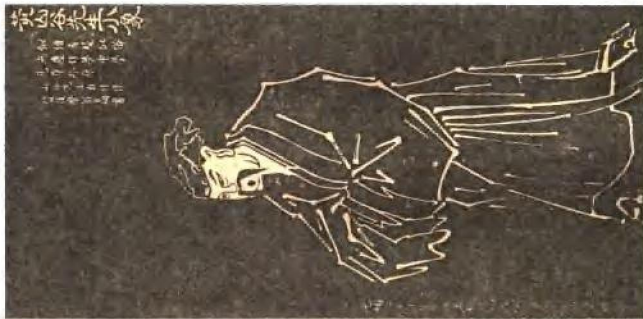
秋浦雙鴨冊頁〔宋〕惠崇



看儿童提柳花句意轴 (明) 周臣闲



苏轼留带轴 (明) 崔子忠



左：苏轼 左中：欧阳修
右中：黄庭坚 右：陆游

石刻人像

出版说明

本书是我社计划出版的一系列文学鉴赏辞典中的一部，是我社已经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的姊妹篇。唐诗和宋诗，不仅时代的不同，也有风格的差异。宋诗在唐诗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对后世影响颇深。然而宋诗历来选本不多，研究远为不够，单篇赏析文章亦较少见。我们希望，本辞典的编纂出版，能对宋诗的研究与普及有所促进，对这一份文化遗产的继承有所帮助，以至为今日的诗歌创作提供一些借鉴。

宋诗流派纷陈，风格迥异，有颇近唐音的，也有别具面目的。一般认为，最称大家的是苏轼、黄庭坚和陆游。收入本书的诗作中，即以此三家为最多。其次则是梅尧臣、王安石、陈师道、陈与义、范成大、杨万里诸家。在突出大家的同时，还有大量其他诗人，各派作品兼收并蓄，以期尽量反映宋诗的全貌。

本书约请国内宋诗研究者撰写赏析文章，各抒所见，不拘一格。以艺术赏析为主，同时，知人论世，介绍一些背景知识；尽可能在符合原作意旨的前提下，深一层阐发其意蕴。在诗作版本方面，则择善而从，一般不作校勘学上的说明。

本书编纂过程中，承国内诸学者大力匡助，在此谨表谢忱。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三月

凡 例

一、本书共收二百五十三位宋代诗人的作品一千零四十题，计一千二百五十三首。

二、正文中作家的排列，大致以生年先后为序；个别情况则依据卒年；生卒年无考者，则以在世年代先后为序。同一诗人之作，凡所收作品较多者，大致以编年顺序排列。

三、本书的赏析文章，大体是每题一篇；亦有一题分数篇者或数题合为一篇者，视撰写需要而定。

四、本书使用简化字，在可能产生歧义时，酌用繁体字或异体字。

五、诗中典故及疑难字句的注释，一般置于正文中，有的则置于篇末。

六、本书所涉古代年份，一律用旧纪年，并括注公元纪年（“年”字则省略）。

七、本书附有与所收诗内容相关的字画三十余幅，其中以宋人作品为主。

八、本书附有：诗人小传、诗人年表、宋诗书目、名句索引、篇目笔画索引及北宋、南宋政区形势图等，供读者参考。

论 宋 诗(代 序)

缪 钺

宋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居易诗，故王禹偁主盟一时。真宗时，杨亿、刘筠等喜李商隐，西昆体称盛，是皆未出中晚唐之范围。仁宗之世，欧阳修于古文别开生面，树立宋代之新风格，而于诗尚未能超诣，此或由于非其精力之所专注，亦或由于非其天才之所特长，然已能宗李白、韩愈，以气格为主，诗风一变。梅尧臣、苏舜钦辅之。其后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出，皆堂庑阔大。苏始学刘禹锡，晚学李白；王黄二人，均宗杜甫。“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苕溪渔隐丛话》卷四十二引《后山诗话》）宋诗至此，号为极盛。宋诗之有苏黄，犹唐诗之有李杜。元祐以后，诗人叠起，不出苏黄二家。而黄之畦径风格，尤为显异，最足以表宋诗之特色，尽宋诗之变态。《刘后村诗话》曰：“豫章稍后出，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讨古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其后学之者众，衍为江西诗派，南渡诗人，多受沾溉，虽以陆游之杰出，仍与江西诗派有相当之渊源。至于南宋末年所谓江湖派，所谓永嘉四灵，皆爝火微光，无足轻重。故论宋诗者，不得不以江西派为主流，而以黄庭坚为宗匠矣。

唐代为吾国诗之盛世，宋诗既异于唐，故褒之者谓其深曲瘦劲，别辟新境；而贬之者谓其枯淡生涩，不及前人。实则平心论之，宋诗虽殊于唐，而善学唐者莫过于宋，若明代前后七子之规摹

盛唐，虽声色格调，或乱楮叶，而细味之，则如中郎已亡，虎贲入座，形貌虽具，神气弗存，非真赏之所取也。何以言宋人之善学唐人乎？唐人以种种因缘，既在诗坛上留空前之伟绩，宋人欲求树立，不得不自出机杼，变唐人之所已能，而发唐人之所未尽。其所以如此者，要在有意无意之间，盖凡文学上卓异之天才，皆有其宏伟之创造力，决不甘徒摹古人，受其笼罩，而每一时代又自有其情趣风习，文学为时代之反映，亦自不能尽同古人也。

唐宋诗之异点，先粗略论之。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酝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譬诸修园林，唐诗则如叠石凿池，筑亭辟馆；宋诗则如亭馆之中，饰以绮疏雕槛，水石之侧，植以异卉名葩。譬诸游山水，唐诗则如高峰远望，意气浩然；宋诗则如曲涧寻幽，情境冷峭。唐诗之弊为肤廓平滑，宋诗之弊为生涩枯淡。虽唐诗之中，亦有下开宋派者，宋诗之中，亦有酷肖唐人者；然论其大较，固如此矣。

兹更进而研讨之。就内容论，宋诗较唐诗更为广阔。就技巧论，宋诗较唐诗更为精细。然此中实各有利弊，故宋诗非能胜于唐诗，仅异于唐诗而已。

唐诗以情景为主，即叙事说理，亦寓于情景之中，出以唱叹含蓄。惟杜甫多叙述议论，然其笔力雄奇，能化实为虚，以轻灵运苍质。韩愈、孟郊等以作散文之法作诗，始于心之所思，目之所睹，身之所经，描摹刻画，委曲详尽，此在唐诗为别派。宋人承其流而衍之，凡唐人以为不能入诗或不宜入诗之材料，宋人皆写入诗中，且往往喜于琐事微物逞其才技。如苏黄多咏墨、咏纸、咏砚、咏茶、咏画扇、咏饮食之诗，而一咏茶小诗，可以和韵四五次。（黄庭

坚《双井茶送子瞻》、《和答子瞻》、《省中烹茶怀子瞻用前韵》、《以双井茶送孔常父》、《常父答诗复次韵戏答》，共五首，皆用“书”“珠”“如”“湖”四字为韵。)余如朋友往还之迹，谐谑之语，以及论事说理讲学衡文之见解，在宋人诗中尤恒遇之。此皆唐诗所罕见也。夫诗本以言情，情不能直达，寄于景物，情景交融，故有境界，似空而实，似疏而密，优柔善入，玩味无斁，此六朝及唐人之所长也。宋人略唐人之所详，详唐人之所略，务求充实密栗，虽尽事理之精微，而乏兴象之华妙。李白、王维之诗，宋人视之，或以为“乱云敷空，寒月照水”(许尹《山谷诗注序》)，不免空洞，然唐诗中深情远韵，一唱三叹之致，宋诗中亦不多觐。故宋诗内容虽增扩，而情味则不及唐人之醇厚，后人或不满意宋诗者以此。

唐诗技术，已甚精美，宋人则欲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盖唐人尚天人相半，在有意无意之间，宋人则纯出于有意，欲以人巧夺天工矣。兹分用事、对偶、句法、用韵、声调诸端论之。

(一) 用事 杜甫自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其诗中自有熔铸群言之妙。刘禹锡云：“诗用僻字须要有来去处。宋考功诗云：‘马上逢寒食，春来不见飧。’尝疑此字僻，因读《毛诗·有瞽》注，乃知六经中惟此有飧字。”宋祁云：“梦得作九日诗，欲用糕字，思六经中无此字，不复用。”诗中用字贵有来历，唐人亦偶及之，而宋人尤注意于此。黄庭坚《与洪甥驹父书》云：“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黄庭坚欣赏古人，既着意于其“无一字无来处”，其自作诗亦于此尽其能事。如《咏猩猩毛笔》云：“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用事“精妙隐密”，为人所赏。故刘辰翁《筒斋诗注序》谓“黄太史矫然特出新意，真欲尽用万卷，与李杜争能于一词一字之顷，其极至寡情少思，如法家者

流。”实则非独黄一人，宋人几无不致力于此。兹举一例，以见宋人对于用字贵有来历之谨细。

《西清诗话》：“熙宁初，张揆以二府初成，作诗贺荆公，公和曰：‘功谢萧规惭汉第，恩从隗始诧燕台。’以示陆农师。农师曰：‘萧规曹随，高帝论功，萧何第一，皆摭故实，而请从隗始，初无恩字。’公笑曰：‘子善问也。韩退之《斗鸡联句》：“感恩惭隗始。”若无据，岂当对功字也。’乃知前人以用事一字偏枯，为倒置眉目，反易巾裳，盖谨之如此。”（《苕溪渔隐丛话》卷三十五）

唐人作诗，友朋间切磋商讨，如“僧推月下门”，易“推”为“敲”；“此波涵帝泽”，易“波”为“中”，所注意者，在声响之优劣，意思之灵滞，而不问其字之有无来历也。宋诗作者评者，对于一字之有无来历，斤斤计较，如此精细，真所谓“寡情少恩如法家者流”。此宋人作诗之精神与唐人迥异者矣。

所贵乎用事者，非谓堆砌俚俚，填塞故实，而在驱遣灵妙，运化无迹。宋人既尚用事，故于用事之法，亦多所研究。《蔡宽夫诗话》云：“荆公尝云：‘诗家病使事太多’，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情态毕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石林诗话》云：“诗之用事，不可牵强，必至于不得不用而后用之，则事辞为一，莫见其安排斗凑之迹。苏子瞻尝作人挽诗云：‘岂意日斜庚子后，忽惊岁在己辰年。’此乃天生作对，不假人力。”大抵用事贵精切、自然、变化，所谓“用事工者如己出”（《王直方诗话》），即用事而不为事所用也。

非但用字用事贵有来历、有所本，即诗中之意，宋人亦主张可由前人诗中脱化而出，有换骨夺胎诸法。黄庭坚谓：“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摹其意形容之，谓之夺胎法。”

诗中用字用事用意，所以贵有所本，亦自有其理由。盖诗在